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

用诗歌演绎甬城之美

——“诗歌颂甬城”网络作品征集活动综述

谢继东

由宁波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指导的“诗歌颂甬城”诗会暨《诗话宁波》首发式1月12日在宁波海丝国际旅游交流中心举行。

自2018年6月开展“诗歌颂甬城”网络作品征集活动以来，以“湿人聚乐部”诗人为主体，包括甬城市内外一大批诗歌爱好者积极参与，收到全国各地投稿1000余篇，用各种体裁，从不同角度，用诗歌来歌咏宁波之美。而“湿人聚乐部”，作为宁波目前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原创诗歌微信公众平台，为诗歌征集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同时，甬派传媒也以图文并茂及音频朗诵等形式推送其中优秀作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为了更好地推广、留存一批优秀的原创诗歌，经专家评审并经宁波出版社审核，精选了其中146篇优秀作品汇编成《诗话宁波》一书正式出版发行，成为“互联网＋诗歌”一次非常成功的艺术实践。

本次“诗歌颂甬城”精选出的一批作品，主要分为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城市生活、情感抒怀等几大类。

“是谁用双桨拨开层层巨浪，让人们在大海中自由徜徉，是谁登上天一阁品味墨香，老外滩的夜色闪烁百年的星光——宁波，宁波……”这是湿人甲先生在融入宁波生活二十年后，发自内心深处抒发对宁波人文、历史、风光、生活的热爱，文字凝练，铿锵有力，韵味浓郁，情思真挚。这首诗被作曲家刘舟波一眼看中，随即改编成《宁波远航》，经过歌手精彩演绎，迅速在甬派、腾讯、新华社等媒体传播，点击量已超过二百万次，并还在不断地广泛传播，成为一首非常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宁波城市之歌！

“我曾梦见爱情的模样，如同三江口流动的灯光”“半把剪刀道尽了人间沧桑，而我却在天一广场心神不安；站在旖旎风光的状元楼上，我肝肠寸断无限恋想……”这首曹美丽女士创作的《宁波》，传递出人们对宁波这座美丽而浪漫的城市的深情眷恋。

而一首反映在甬城基层一线务工人员的诗歌《打工者之歌》，则歌颂了为城市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农民工兄弟们，诗文语句朴实，亲切自然，并被谱成歌曲《梦·乡》，真切感人。

除了现代诗，一些古体诗也颇有韵味，“踯躅甬上已三年，偶向钱湖觅新篇，山上风光莺语乱，湖中烟波春岸暖”，《钱湖吟章》一组诗歌，演绎了“太湖气魄，西子风韵”的钱湖风光。

此外，大海、大江、大湖、大桥、大河、鼓楼、外滩、五龙潭、前童老街、慈城古镇、威远古城、鄞江古镇、它山古堰、红色四明、浙东红村、象山渔港、梅山新岛、杭州湾跨海大桥等等，无一不在诗人们的笔下被叙述、惦念和歌咏。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原创诗歌的作者，无论是扎根甬城的“新宁波人”，还是路过宁波的“匆匆过客”，都为这座美丽大气而又充满温暖的城市不吝纸笔，情有独钟，写下了一首首发自肺腑的原创华章。

本次活动中承办方之一的“湿人聚乐部原创诗歌微信公众平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据笔者了解，该微信公众平台是由数名诗歌作者利用业余时间创办的公益性新媒体，专注于推动原创诗歌发展，并以诗歌特有方式向社会传播一系列正能量。平台坚持“以诗歌书写生命和自我”的理念，作为公益性平台，编辑、作者、朗诵家、摄影家均利用业余时间参与进来，不取一分钱报酬。经过近两年的发展，“湿人聚乐部”已吸引了1000余名来自五湖四海的诗人与诗歌爱好者，不仅推送了一大批原创现代诗、古诗词，而且还有原创中英文双语诗歌和“极简诗歌”。

“湿人”，是诗人的谐音。诗歌并不专属于“诗人”，而是属于有情怀、有真爱的每个人。也正是本着这样一个素朴纯净的理念，“湿人聚乐部”的出现和壮大，是宁波民间文艺欣欣向荣的一个缩影！如何扶持发展这些民间文艺力量，培育本土文艺人才，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扶持，使他们有更多施展和发展文艺才华的空间，为城市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课题，也理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作为浙江省诗歌重镇，宁波诗坛活跃着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诗人。让我们祝福“湿人们”为甬城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原创诗歌，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诗意地栖息在甬城，让我们祝福生活着的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诗意芬芳，更加爱意盎然！

（本文作者系宁波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小凉床　　（应敏明　供图）

鉴赏与收藏

无上清凉

应敏明

古时文人最讲究书房。书房总依着院子最美的一处，或栽有松竹，或垒以石山，或种几畦菜蔬瓜果，院子一隅，天地尽收。书房内，亦是讲究。几净窗明，墙上挂有匾联字画，书架上堆着书，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宝。此外，香炉、盆栽等等，遍布各处，都是主人最心爱的器物。可能是太喜欢在书房里呆着，北方的书房里通常会置放一张小憩用的榻，而江南的书房则会置放一张小架子床。这床，南方人更喜欢称为小凉床。

小凉床，最传神的便是一个凉字。它小巧通透，夏天，床上会挂起帐子御蚊，那帐钩大多是铜制的，高级的还会有金银制的。帐钩的两面刻有高士、花鸟虫草等图案，很是漂亮。小凉床不宜酣睡，只作小憩之用。古时文人读书写字倦了，便手摇芭蕉扇，卧于床上，逍遥自在。

机缘巧合，多年来，我也收下了两张出色的小凉床。一张晚明，一张清中。晚明的那张简约，清时的那张繁复，各有滋味。先说说那张晚明的。王世襄先生曾说，明架子床六柱为贵。我那张便是六柱的，楠木材质，长1.98米，宽98厘米，卷草灵芝纹腿，床楣雕极古拙的透雕柿蒂纹。晚明家具，历来是中国古家具的翘楚，样式简约，韵味却无穷。就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形容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这是最高级的审美。我这张凉床出于宁海岔路柴家。柴家是个很奇妙的地方，缑城几件最漂亮的古家具都出自这里。除了我这张晚明小凉床，还出过一对晚明楠木扶手椅，两张清代楠木鸦片床，都是让我过目不忘的精品。我曾专门去考证过，我这张床，出自柴家一户书香门第。好家具总是出自好人家，这是定理。如今，主人家房子已经倾倒，只留一面残垣，一扇草龙纹石窗还嵌在其中，折射出昔日的优雅。

再说说那张清式的床。这床是乾隆年间的甬式黄杨高嵌小凉床。和晚明的相比，清代的凉床就是另一张面孔了，浓妆艳抹，繁复无比。床有八柱，长2米，宽1.1米，高1.98米，榉木为料材，红木为板材、拷条。家具木料，黄花梨紫檀为上，榉木为次，榉木纹理细腻，图案呈山水状，尤其受文人喜爱。此床的三弯腿和床楣均浅浮雕花卉，有黄杨高嵌板五块，上三块，下两块，上三块中间为人物，雕得精神，两边是花鸟，极为灵动。下两块均为高士图，分别刻画三个人物，生动有趣。人物脸部肌肉毕现，栩栩如生。红木拷条镶五个黄杨结子，中间拷条镶有三只，其中最中间一只为仙人对弈图，另两只为松鼠偷葡萄。两边拷条各有玉璧形结子一只。此外，矮围屏楠木板还配红木结子12只。所有花板和结子的细微处，诸如鸟和松鼠的眼睛、棋盘上的棋子、玉璧形结子的纹饰等等，由紫檀木镶嵌。该床用料考究，工口极精，皮色温润，尤其是它的黄杨高嵌工艺堪为一绝，是清代甬式家具中的代表作。此床二十年前出自奉化西坞，西坞有三十六座古桥，七十二条半古巷，是千年水乡，文脉深厚。此床当年就隐匿在其中一座雕梁画栋的四合院内，传说该户祖上是举人，该小凉床就曾置放该院举人老爷的书房里，历经二百多年。“文革”时为躲避“破四旧”，当时的主人在黄杨高嵌板上涂上厚厚一层石膏粉，才逃过一劫。人活百年不易，器物也是如此。

古时江南小凉床几乎家家户户拥有，但真正的书房凉床遗存还是非常珍贵的。这种小凉床的制作，除了工匠，往往还有文人主动参与设计，形制隽永，与书房内的器物协调，体现文人趣味。它是工匠的作品，更是文人的作品。取名小凉床，是因为去暑清凉的用处。但于今日，小凉床的艺术欣赏价值已远远大于实用价值。佛语有云：甚深功德，无上清凉。我想这个“凉”或许才是小凉床之意的正解了。

创作谈

纯净·温暖

翁赟烨

白云从我们头顶上飘过，周围是翠绿的草地，危耸的皑皑雪峰，辽阔的高原牧地。高亢嘹亮的藏族民歌响起，曲调悠扬，听起来就有高原蓝天辽阔的气象。一阵阵的天籁之音随着西藏自治区那曲市比如县民族艺术团的到来，从遥远的疆域飘至我们面前、我们耳畔。

2018年4月，西藏自治区那曲市比如县民族艺术团与宁波四区县（市）开展文化走亲活动，我单位所在地余姚便是其中一站。身为一名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我有机会接触到西藏文艺工作者。热情、友好，一如我们经常一起排演的熟识的本地演员。在等待节目间隙，他们拿出来自3000公里之外的特色酥油小食，邀请我品尝。还对着我唱起他们的传统歌曲，边舞边唱，专注而又动情，这一份来自遥远疆域的问候，让我激动万分。

在这过程中，我捕捉到了一帧帧珍贵的画面，这些珍贵的镜头串成了我今天完成的这一幅作品。为了纪念这一次的文化碰撞，也为了纪念汉藏两个民族文艺工作者的友谊，我给它取名《天籁》。作品画面用了最普通的工笔形式，没有各种新型的材料和媒介的堆积，没有花哨的表现手法，也没有艳丽的色彩渲染，只用了最最柔和的米棕色系，来表现藏族人民给我的感觉：纯净、温暖、单纯。人物穿插过程中间，我衔接了三个还挂着托运标签的行李箱、演出服装和热巴鼓。一来丰富画面，二来烘托主题。我一直认为画面需要有舍有得，有收有放，所以在完成了五个主要人物之后，我把背景处理成一块纯黑的幕布，我们的演员在幕布前面，做着演出前的准备工作……不再花精力去刻画现场细碎冗杂的其他物品。因为这样会消耗画面的精神，也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2018年年底我完成了这幅作品，并顺利入选第三届中国民族美术双年展。在这幅作品背后，是宁波长达23年援建比如的动人故事，而它的成功不仅仅是我个人作品的成功，更是汉藏两族人民长期友谊的见证。

（翁赟烨，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浙江省文联“新峰计划”美术培养人才，现任余姚市文化馆副馆长）

《天籁》（国画）　　（翁赟烨）

听见，遇见美好！

——剧本朗读会《听见·包玉刚的婚床》观后

赵淑萍

寒雨夜，去市图书馆新馆。馆内宽敞、温暖、明亮。有母亲带着孩子坐在设计非常人性化的凳上翻阅图书，有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围桌夜读，一切显得雅致、恬静、美好。

报告厅内座无虚席。有老人、孩子，更多的是眼神清澈、打扮文艺的年轻人。也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是戏剧、朗诵圈的朋友，一段时间不见，大家相互寒暄，这“小剧场”一开始就让人感到温馨。

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出品的“听·见”系列原创剧本朗读会，因为种种原因，前几次都错过了。但每一次，朋友圈都会“刷屏”，从画面、画风看，很有文艺范儿。这次，这题目就让人好奇：世界船王包玉刚的婚床，此中有何故事？

剧本朗读会不同于话剧。虽然，演员在服饰和形体动作上力求接近人物，但是没有华丽的舞台和精良的道具，只是电子屏显示出几个画面来提示场景的变换：车站、山峦、老宅、茫茫大海、渔家小屋。舞台略去，简之又简，于是，声音是最重要的。用声音来塑造人物，用声音来传递文本的魅力。演员们来自各处，都很专业。尤其是饰演卢绪章的于鸿泽，声音苍劲浑厚，举止稳重、内敛，俨然那个年代老干部的做派。而饰演周阿婆的张璐璐，开场先哼几句甬剧，台词功底深厚，肢体动作到位，于是，一个懂取舍、明大义的老太太形象就立了起来。悠扬的口琴声、一曲忧伤而动听的《忆儿时》以及宁波老底子的童谣，使得“读中演、演中读”的形式更加灵动、丰富。有时候，演员甚至来到观众中，那声音和形象，就在你的身边。整个“剧”，很文艺，很清新，很亲切。

剧中，做婚床的周木匠没有出场，“包玉刚”很多时候也不在场。他们一个是传统的工匠，敬业、执着、坚韧，为保护婚床大义凛然；一个是“宁波帮”商人的代表，勇于开拓，家大业大不忘祖国故乡。主角卢绪章和周阿婆，他们共同守护着一种宁波精神。卢绪章之所以煞费苦心地寻找婚床，是为了慰藉表弟包玉刚的悠悠乡愁，同时促成“宁波帮”帮宁波的意愿。周阿婆保存婚床，是因为爱哥哥的手艺，但在关键时候，她恪守诚信，物归原主。

《包玉刚的婚床》原是剧作家孙仰芳十年前创作的一个广播剧，该剧以婚床为媒介，讲述了包玉刚先生的故土之恋，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宁波帮”爱国爱乡人士的赤子情怀。剧本小中见大，构思精巧。这次，为了以朗读剧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孙仰芳和导演罗洁进行了二度创作。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宁波元素。童谣、甬剧、“十里红妆”乃至宁波人的饮食文化，都在剧中融合自然地呈现出来。老一辈剧作家大多出生本土，非常注重地域风情。因为，他们血液中有这片土地的因子，于是塑造起宁波人物，往往也声气相通。

孙仰芳说，这个剧，他曾经在广播里听，现在，不仅能听，还能看见。这样的形式，更容易让读者领略剧本的精髓，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大致了解船王的事迹，了解宁波的民俗，更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历史。

2018年是包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也是包玉刚图书馆落成30周年；同年，市图书馆新馆正式落成。此剧的上演，是一种缅怀、一种纪念。市图书馆30年砥砺前行，稳步发展，在业界已颇有声誉，那是对包先生拳拳深情的传承和回报。包玉刚、邵逸夫、赵安中、王宽诚等诸多“宁波帮”人士，义利并举，造福桑梓，泽被后世。“宁波帮”帮宁波，是宁波历史上最动人的现象之一。宁波本地戏剧，也有运用“宁波帮”素材进行创作的，如《风雨一家人》《筑梦》《甬港往事》等，都获得了成功。更多“宁波帮”的事迹，尚有待于发掘、书写、演绎。

随着诗词、美文诵读的流行和《朗读者》节目的推出，剧本朗读也开始热起来。市图书馆新馆的报告厅，很适合小型舞台剧和剧本朗读会。在一个美好的夜晚，一群热爱阅读、倾心艺术的人共聚一堂，读读、听听、演演那些精彩的剧本和作品的篇章，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熏陶。在日本，就有把类似戏剧形式融入课堂，进行德育教育的。在市图书馆，利用有声朗读进行人文渗透，也可以成为一种阅读的形式。未来的图书馆，应该是多姿多彩的，能够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锐观察